

凝视之爱

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

L'Amour du Regard



foucault

于奇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

凝视之爱



于奇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于奇智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ISBN 7-80109-554-5

I. 凝…

II. 于…

III. 医学哲学:历史哲学

IV. R-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215 号

凝视之爱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h t t p: //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50 元

题 记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

——亚里士多德

凝视是眼睛的天职。人类求知起于感觉，尤其是视觉。医生大胆将视诊(凝视)奉为诊断之首，永恒而执着地追寻凝视的秘密，在没有认识病体本质之前，绝不轻言放弃凝视。这便是柏拉图爱恋，即爱智的真义。因此，医生本质上就是爱神“厄洛斯”(Erôs)，就是哲学家或哲人医学家。人智慧地凝视着。

——作 者



内 容 提 要

1. 病体吸引医生的目光,医生对不同病体进行空间分析和医学分类。医学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制度、措施具有密切关系。社会和政府必须保护医学、医学家和医生。

2. 流行病对社会和人类产生重大影响,医学与各级政府机构必须结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流行病、瘟疫。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是同构的。医生对疾病承担监控和防治使命,为在社会上普及和运用医学创造条件。

3. 家庭是病人康复的最佳场所。医院是否可以缺少?医生如何才能开业?疾病—贫困—苦难—救助问题。

4. 书面传授与口头传授有何意义?临床医学在何处形成?临床教学是否必须与医院相结合。

5. 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江湖医生?如何解决正规医生稀缺难题?法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医生的使命是什么?医生何为?病人与医生、医学、医院、社会的关系如何?医事制度与医学发展的关系怎样?福柯思想对医学社会领域有何价值?

6. 医生灵性而智慧的眼睛认识和支配一切。临床医学对凝视能力有着严格要求,医生必须进入可见性深层结构。知识代码(征候语言结构与病例随机结构)把疾病场与凝视结合起来。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就是纯粹凝视和用逻辑组织

起来的凝视特权。观察与经验间具有何种关系？临床医学同时指向医院与医学院，观看自然在这两大场所发挥作用。

7. 尸体承载着生命和疾病的全部秘密，它使病理解剖学获得了优先意义，改变了死亡与疾病旧有的因果关系，改变了认识生命的方向。尸体使解剖学与临床医学走向结合或配置，一门病理解剖学因此诞生。剖尸或病理解剖学把凝视引向极致，医生可以尽情尽兴地观看，人类在接近疾病真理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病理解剖学的诞生标志着医学大断裂的形成，医学革命成为一切科学革命的典范。

8. 真理因私隐而不可见，秘密则因公开而可见。

9. 死亡把医学凝视引向了疾病的空间存在形式。

序

叶秀山

我认识奇智已有多年。他先学逻辑,后留学法国,研究当代法国哲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题目都是关于福柯的,当时我也正在了解法国哲学的情况,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从此他就经常给我寄有关的新材料,直到回国工作以后,仍然给我不少帮助,可惜我的兴趣杂,对于这些材料,尚未好好研读。

我也关注过福柯,当然没有奇智那样专门,只是想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理出一点线索,找到他在这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了解得就相当粗略。现在奇智的书《凝视之爱》即将出版,嘱我写几句,却之不恭。

福柯的思想和上个世纪的法国哲学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把那时诸家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加以阐述发扬,使一些原不在哲学视野里的问题进入哲学,突出起来,这是他对于哲学思考一个很大的贡献。

法国哲学又是整个欧洲哲学的一个方面,而自从近代以来,欧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主要想做的一件事是要在“哲学—形而上学”中,为“感觉经验”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抵制怀疑论的摧毁性影响:如果你哲学只是一些“(逻辑)形式”,无补(不增加、不补充)知识,则哲学活该寿终正寝。所以,从某个角度来

说,近代欧洲哲学诸家,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把感觉经验的材料吸收到哲学(的体系)中来,培根如此,笛卡尔如此,康德、黑格尔又何尝不是如此。

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非常抽象,为什么也可以理解为要把“经验”“安置”在“哲学”里?

其实,康德在哲学上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改造”传统的“形式逻辑”,使之有“内容”。他的知识论,就是通过“时空”和“范畴”来“规整”“感觉经验”的材料,使之成为“知识王国—科学王国”的“份子”。康德的意思是说,凡是“合法”“进入—移(民)入”这个王国的,都必得遵守这个王国的法律——不依赖这些“份子”而制定的“先天法则”。“知识王国”是一个“必然王国”。

表面上看,康德给“感觉经验”在哲学知识论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为理性形式提供“恰当—合法”的“材料”和“内容”,但是实际上,“感觉经验”还是在“打擦边球”,没有进入哲学的核心。康德哲学的核心不是“自然”,而是“自由”。“自由”才是“理性”的核心本质,而“自由”不能“直观”。于是,“可直观”的“不自由”(必然的),而“自由的”“不可直观”;也就是说,“理智”不能“直观”,“直观”没有“理智”。

为了使“感觉经验”也具有“自由”性,堂而皇之地进入哲学核心,费希特直接从康德的“自由”出发,指出所谓“感觉经验”原本不是“外来户”,不是从外面“移民”进“理性”来的,而是从“理性”“外放—外化”出去的。这就是他的“A是A”=“A不是非A”的基本含义。“非A”同出于“A”,“非(不是)理性”的“感觉经验”同出于“理性”。于是就有谢林的“同一哲学”和“绝对哲学”——“理性(A)”本“无对”,其“对(立)”是“理性”自身“设定—创造—开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直观”原出自“理性”,故“理智的

直观”——“直观的理智”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成了哲学的“第一原理”。

从此以后，欧洲的哲学传统，不能绕开这个“理智”和“直观”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感觉经验”的世界，如何在理性的哲学世界生根的问题，亦即，作为理性思想体系的哲学，如何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影响了整整上个世纪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核心思想正是抓住了“理智直观——直观理智”的“直接”的“同一性”，在哲学领域里，充分接纳了“心理(psyche)学”问题。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把这种“同一性”运用到“存在论”上来，使“存在(Sein)”既非经验的“诸存在者”，更非一个抽象概念，从而强调了“存在”的“时间性”，使“在”与“变”在哲学层面“同一”。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而经过法国自身哲学和文化洗礼之后，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开显了另一种局面。

在欧洲，法国文化介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兼有同时注重理性和感性的长处，这样，在哲学上，相对于德国哲学的森严的逻辑体系来，就显得“感性”多了。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多才多艺、天性活泼的民族，当然他们也好学深思，而他们的思想，好参与生活，对于各种社会文化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法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很前卫的国家。法国的哲学也不例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关注黑格尔的哲学胜于德国本土，但是他们不大从“概念”和“普遍性”方面来强调“绝对”，而是强调它的独一无二性，强调它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他们很重视胡塞尔的现象学，而首先介绍的是他的“感性直观”的思想；他们研究介绍海德格尔，但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有自己的特点，

不被海德格尔本人认同而毫不影响它的价值,萨特开发了“意识—心理”这个度,为海德格尔所欠缺;他们与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对话,但是利科的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有不同的精神旨趣。

总之,法国诸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于显示感性世界的研究,以确立这个世界在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恰当—合法的地位。他们一方面直接参与生活,另一方面注重吸取各种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它们做哲学的阐述。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以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还有文学艺术部门的种种思想,无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法国哲学不仅在纵的方面贯通着欧洲的哲学史,而且在横的方面贯串着各个相关学科。

在这方面,福柯又是很特别的一个。

福柯研究思想侧重在“断(代)”方面,将“时间”化为“空间”。因为柏格森已经说了,“时间”“不可分割”,乃是一个“内在”的“绵延”,而我们通常所谓的“连续”的“思想史”,实际上已是“切断”了的东西,于是,与其人为地(模拟“因果律”)把它们“串连”起来,不如如实地考察它们在各个“断层”的实际意义。所以福柯有“知识考古学”之说,据说还要写“道德考古学”,未果。其实他所谓的“考古层”并非只是“知识”和“道德”,同一层面,涵盖了一切实际的和精神文化的产品。

果然,福柯的“考古层”,不仅覆盖了人们正常的精神文化,还囊括了人们“非常”的精神文化现象,如疾病、犯罪、疯狂等等,这些过去很少能登哲学大雅之堂的问题,成了他研究思考的重点。

奇智的书,研究福柯关于疾病的思想,从“凝视”入手,“看”

出一种“征候”，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看—凝视”是“理智”的，不仅是“眼睛”在“看”，而且是“心”在“看”，正是所谓“理智的直观”。

西方哲学有“看”的传统。“看”是“理智”的，故是“空间”的，来自于古代希腊的 *eidos*；中国的传统医学，也有“望闻问切”之说。“望”是初步的，也是最基础的。“望”，不仅仅是“生理”的“感觉”，而且是“理智性”的，“望”出病人的“气色”；然后是“倾听”病人的“诉说”，然后是“交谈—问答”，最后才是生理机制的检查——切—号脉。大概说来，“望”是“空间”的，“闻（听）”是“时间”的。“望”如果只“看”“（生理）结构”，则陷于“同一”，如“方圆”、“色泽”等；“闻”如果只限在表面，则容易限于“主观”。病人自己的诉说，不一定准确。如果“闻”而又客观，“望”而又有“个性”，则不待“问”、“切”就可能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就会得到“真知识—真理”。于是求“真知”需得将“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使“时间”是“空间的时间”，使“空间”是“时间的空间”。

福柯强调“空间”而又不强调“同一”，正是因为他所理解的“空间”乃是“时间化了的”“空间”，所以是“考古学”的，而不单纯是“几何学”的。“考古学”的“断层”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几何图形，是个性的，时代的，不是抽象的“普适的人性”。福柯的“空间—考古断层”，是“异”，不是“同”，或者说，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把空间作为时间的“断裂”层来考虑，打破了“思想”自身延续的封闭系统，使“思想史”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实践—社会—时代”的基础。我们从奇智的书中可以看到，福柯在各个断裂的层面上，对于疾病（以及犯罪、疯狂等现象），做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在哲学上，从更高层次恢复古代希腊的“看”的意义。由海德

格尔强调“听”、“说”、“语言”，重新回到“看—视”的道路上，这是福柯以及法国其他诸公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这是我读奇智的书的一点感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年4月10日

目 录

序 叶秀山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疾病的地理学与分类学 / 16

第二章 政治医学与社会领域 / 31

第三章 临床医学诞生的考古主义描述 / 52

第四章 看与知——医学作为凝视科学 / 79

结 语 / 129

附 录 与法国哲学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 135

1.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我总是在深挖我的思想洞 / 139
2. 列维-斯特劳斯特(Claude Lévi-Strauss): 我的书都已成故纸堆 / 153
3.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我试图回到古希腊和古中国的文化源头 / 161
4. 圣塞尔南(Bertrand Saint-Sernin): 结构主义不再流行 / 167
5. 拉图尔(Bruno Latour): 我们从来不是现代人 / 173

6. 埃朗贝格(Alain Erhenberg)：福柯现在不如当年流行 / 181
7.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汉语真迷人 / 187
8. 法戈-拉尔若(Anne Fagot-Largeault)：“技术圈”一词很奇妙 / 193
9. 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社会活动是我哲学沉思的基础 / 199
10. 马里翁(Jean-Luc Marion)：先读后写 / 205
11. 夏埃费尔(Jean-Marie Schaeffer)：有思有心才有美的体验 / 211
12. 图雷纳(Alain Touraine)：人类生活既是艺术的又是技术的 / 215
13. 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科技把我们带向神奇的世界 / 221
14. 布雷斯(Yvon Brès)：哲学终结是个幼稚问题 / 225
15. 维耶曼(Jules Vuillemin)：人的终点不源自这个世界 / 229
16. 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英语将会更加流行起来 / 237

后 记 / 240

前 言

今天,我们应当重视福柯早期之作《临床医学的诞生》^①,如同看好其别的作品一样。福柯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对他的整个考古学理念的进一步确立具有奠基性意义。^②本书揭示了医学认识论领域与别的领域间的关系,即论说(discours)领域与非论说领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福柯所揭示的纵向度(即竖轴线),亦即对18世纪末临床医学出现的条件和效力同时进行认识论分析和政治学分析,也就是寻找医学知识与医学权力或医学知识与医学社会领域(医事管理—医学教育制度)间的互联性。可见,这两种分析是粘合的,而不是统一的,不可互相归约。这一探索道路贯穿了福柯整个思想历程,在70年代,他致力于思考权力与规范知识之间关系的缓慢建立,而医学恰恰处于这种思考的交叉口。《求知意志》(1976)、《反常》(1975)和《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法兰西学院讲座),使他对医学问题的沉思跃上了新的台阶。他把医学与生命权力(bio-pouvoir)或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观念(指向生命的权力工艺学)紧贴在一起,正是以“生命权力”这一基本概念追问了身体、人类、性(别、欲)与种族。晚期的《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关切》以及未刊手稿《肉体的供词》集中关注古代医学,并对主体化实践和主体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同处于这条轴线。论说领域与非论说领域恰恰是某一科学对象得以构成的条件。这种条件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的分析任务。福柯试图指出从社会内部直接获得的意义如何作为科学对象构成的必要条件出现,必须把若干条件汇集起来以使经验(如凝视或视诊、疾病、死亡等)在一定实践过程中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而且自身也与这种经验共同构成科学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中心主题是一门知识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诸种条件及其变化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兼化(兼收—融化)配置关系——福柯把这一中心主题落实到“空间”、“语言”、“死亡”和“凝视”四个方面——这门知识正是在这些条件和规则下逐渐生成的。《词与物》^③则绕开了这一纵向度,专注于横向度(横轴线):同一时代的几门不同知识之间的兼化配置关系,即一条几个论说领域之间共同的理论模式轴线。这两条描述轴线互相垂直交汇。纵向度展现的是论说外互联性或相依性,横向度显示的是论说间互联性或相依性,也许还存在第三向度,即论说内互联性或相依性,它超出了前两者,体现了同一论说系统或同一门知识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如《知识考古学》^④所为)。可见,我们获得了三种互联性:外互联性、间互联性和内互联性。因为论说与陈述(*énoncé* 或 *énonciation*)、档案、遗迹、文物、知识(*savoir*)、科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这些互联性同样适用于它们。互联性与论说、陈述等要素的配置构成福柯所揭示的相关图式或相依图式(*schémas de dépendance*)。相关图式表明其组成要素服从依赖规则,彼此不同而又相互链接,互为支点、基础或根据。

《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福柯对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医

学史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和《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一样,本书面对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材料(特殊领域:疾病—死亡),当时关于该领域的科学论说还相当薄弱,相反,这种论说的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显得十分重要。诊治病人和诊治方式都依赖于社会结构与经济条件(诸如失业、劳动力需求等)。可见,医学的科学结构与它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知识(内窗系统)与权力(外窗系统)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间具有密切联系,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完全同一或混在一起的——知识并不是权力也不是权力的面具,换句话说,科学结构不是社会结构的面具——当然,福柯试图指出,作为一切别的科学增长的医学基础的病理解剖学知识是如何在医疗机构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同知识形式与权力机构、制度形式(精神病院关进与医院收进)之间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些条件联系(*relations de conditions*),而非因果关系,更不是同一关系。^⑤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条件联系成为临床医学诞生的可能性条件或临床医学的出身—源头。一切都是源头的产物,科学知识也是如此。

尽管福柯本人视《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一部严格的科学史沉思著作,但和《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一样,出版后没有立即引起什么反响,因为癫狂、健康、疾病等问题还不是法国当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他把它们置身于身旁而专注于《词与物》的写作,这本书研究的是 18 至 19 世纪的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变化,实是前两部著作的继续和扩展。时至 1968 年,癫狂、健康、疾病、性欲、肉体问题突然上升为政治忧思问题。于是,《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显示出了巨大价值而成为畅销书,《词与物》的成功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说明,学术